



一百零三天

周 熙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何燕明

插图：黄全昌

封面题字：张 信

一百零三天

周 熙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28,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0册

书号：10078·3197 定价：0.84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戊戌变法的长篇历史小说。

清末，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于是在一八九八年发生了一次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小说以丰富的史实为依据，用酣畅的笔墨、生动的形象描写了从光绪皇帝“明定国是”到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的一百零三天中，维新派与守旧派、帝党与后党之间斗争的始末。塑造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划了慈禧、荣禄、袁世凯等人的丑恶嘴脸。

小说写得气势不凡，慷慨悲壮；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富有晚清时代的特色。

目 录

第 一 章	公车上书	1
第 二 章	浏阳英杰	9
第 三 章	父子之间	14
第 四 章	上海之行	20
第 五 章	夫妻情深	25
第 六 章	针锋相对	31
第 七 章	保国会	35
第 八 章	恭亲王死了	43
第 九 章	养心殿	52
第 十 章	军机处	60
第十一章	不愿作亡国之君	64
第十二章	“颐养天和”的慈禧	70
第十三章	口蜜腹剑	76
第十四章	御史杨深秀	85
第十五章	明定国是	90
第十六章	离湘之日	96

第十七章	“那个姓李的”	102
第十八章	剪除羽翼	106
第十九章	召见康有为	111
第二十章	八股风波	117
第二十一章	风雨飘摇	126
第二十二章	晋京途中	133
第二十三章	路过天津	141
第二十四章	二闸泛舟	146
第二十五章	珠联璧合	150
第二十六章	谭嗣同觐见	157
第二十七章	单刀王五	166
第二十八章	争取将帅	173
第二十九章	醉翁之意	181
第三十章	乞巧之夜	189
第三十一章	军机四章京	200
第三十二章	山雨欲来	208
第三十三章	抚袁以备不测	219
第三十四章	明谕和密诏	228
第三十五章	破釜沉舟	234
第三十六章	夜访袁世凯	242
第三十七章	天涯孤客	255
第三十八章	见风转舵	261
第三十九章	告密	268

第四十章	夜叩颐和园	273
第四十一章	政变	278
第四十二章	草木皆兵	287
第四十三章	壮怀激烈	293
第四十四章	“天罗地网”	303
第四十五章	被捕之日	310
第四十六章	“君子坦荡荡”	317
第四十七章	狱中	321
第四十八章	“我自横刀向天笑”	325
第四十九章	御前会议	331
第五十章	血溅菜市口	338

第一章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三月,帝王之都的北京,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李鸿章在日本议和,签订了一个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赔偿军款二万万两白银。这消息象是一块石头,投进水潭,顿时浪花四溅,掀起一阵阵抗拒和议的怒潮。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不断有人痛心疾首地长叹:

“开门揖盗,割地求和,可恼可恨!”

“我等将要成为亡国之民了!”

都察院衙门口,成群结队地挤满到北京会试^①的举人,眼含热泪,大声疾呼:

“宁作中华断头鬼,不作倭寇屈膝人!誓与倭寇决战到底!”

“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千刀万剐,死有余辜!”

禁卫森严的紫禁城外,台湾籍举人面对天安门叩头痛哭:

“万岁爷,决不能割让台湾,叫我们做亡国之民呵!”

“台湾人决不做降虏,宁愿战死作为义民!”

原来,甲午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北洋海军覆灭,陆军溃逃,千千万万的人失去生命,大片土地被日本侵占。直隶总督

^① 会试:各省举人参加的科举考试。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

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到日本求和，在马关春帆楼跟日本谈判时，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那一年，正是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住在宣武门外各个会馆里的举人，成天聚会商谈，请求皇上拒绝和议。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最多，义愤填膺地在议论国事。

南海会馆后院汗漫舫里，一个近四十岁的人愤激地发表意见说：

“朝廷今日割台湾，明日将继续割弃别地。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洋人力图瓜分中国，我等势必成为亡国之民，成为洋人的奴隶！”

他是第三次来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胖胖的脸，两眼炯炯有神。他接着说：

“这几天，广东、湖南数省公车^①分别上书，请求拒和，爱国之心，深为可敬。弟意十八省^②公车必须团结一致，联名上书，始有声势，叩请皇上采纳忠言，力拒和议，就更有力量。诸兄之意如何？”

公车之中，不少人对康有为颇为景仰，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皇帝。康有为接受了这个任务，决定游说各省公车，两天之后齐集松筠庵，传观题名，呈递都察院转呈皇帝。

当天晚上，康有为抓紧时间，坐在汗漫舫南窗下的书案前，怀着愤激的心情，手执狼毫，开始草拟上书。

① 汉代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便把进京会试的举人称为“公车”。

② 当时中国领土被划为十八省。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他的祖父对他十分钟爱，夸赞他是个神童，五岁能诵唐诗三百首，七岁就会做文章。亲自教他颂读圣贤之书，讲求孔孟之道。到了十二、三岁，康有为学得规行矩步，应对有礼，不苟言笑。谈话之中，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他的祖父听了很高兴，邻人亲友却觉得可笑，开玩笑地把他叫做“圣人为”。

到了十九岁，康有为投入粤中大儒朱次琦的门下。朱次琦虽然是位理学大师，却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讲求实际”，阅历诸子百家，探索经世之学。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国土不断被侵，国权日丧。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夜郎自大，自视为“天朝上国”，把西方列强看作“夷狄”之邦。康有为去过香港、上海，见过一些西方的“文明事物”，读过一些介绍西方情况的书，觉得西方国家那套治国方法，科学上的成就，值得学习；要改变制度腐朽、国弱民贫的局面，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振兴祖国。于是在广州办了个“万木草堂”学馆，引导知识分子讲求维新，力图富国自强。

康有为第一次到北京会试的时候，打破士人不准干政的禁令，紧扣紫禁城，上书皇帝，要求变法革新。

那一次会试，试题是《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他竟发出“离经叛道”的议论，说孔子诚然伟大，但周秦诸子，也有不下于他的人，今后还会产生比孔子更为伟大的人物。被神化了的“至圣先师”，康有为竟把他与诸子并列，打破绝对权威的地

位。主考官看了，勾去康有为的名字，愤愤地说：“如此狂生，信口妄言，罪该万死，不可中！”

后来，他又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会试，也都没有能“金榜题名”。《上皇帝书》也如石沉大海。但是，康有为的名字，却在士人之中流传开了。有的敬慕他爱国谋强的热诚，同意他的变法主张；也有人把他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狂生”。

现在，这个“狂生”又在于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发动十八省公车联名上书，在帝王之都搞大请愿活动。

汗漫舫的灯光，通宵达旦。康有为身边放着一个铜质的鸡鸣壶，不时喝着清香的龙井茶，振笔疾书，抒发自己的感情，陈述他的意见。书案之上，写有苍劲字体的纸张，逐渐加厚。他手不离笔，精神集中，一夜没有合眼，沉浸在《上皇帝书》的境界之中；甚至没有觉得明媚的阳光，已经透过玻璃窗，射向南窗之下的书案上了。

这时，一个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身穿灰色漳缎夹袍，罩着玄青缎的夹背心，头戴嵌着一颗蓝宝石的瓜皮帽，走进汗漫舫，对康有为作了一揖，高兴地告诉他说：

“学生奔走联络各省公车，力言联名上书拒绝和议之事，同意明日齐集松筠庵，传观题名，呈递都察院。”

说话的这位青年，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名叫梁启超，字卓如，现年二十二岁，和康有为是大同乡，广东新会人。这次也是到北京参加会试来的。康有为带头发动各省公车联名上书，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梁启超主动负担起联系各省公车的任务。他连日到各个会馆奔走游说，激起举人们更为高涨的

爱国热忱，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他的主张。康有为听说之后，十分高兴，拿起已经写好的草稿，递给梁启超，信心十足地说：

“大有可为！卓如，抓紧时间，赶快誊抄。”

梁启超遵命坐到另一张书案上，见康有为在打呵欠，便说：“弟子在此抄写，先生一夜未睡，去内室安息吧。”

“上书拒和，急似燃眉，如何能安于枕席！”康有为摇摇头说，继续振笔疾书。

梁启超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看了看，兴奋地说：

“先生煌煌之文，激励人心。”梁启超充满智慧的眼睛，露出钦敬的光采。“弟子之意，上书之中，应大谈变通新法之事。”

“当然要谈。”康有为说，“仅拒绝和议，不讲求维新，国家岂能富强；国家不能富强，就不能抗拒夷人，屹立于世界！”

经过一天两夜，一万多字的《上皇帝书》终于脱稿。梁启超始终没有离开汗漫舫的书案，用工整的字体日夜誊抄，还随时和康有为议论上书中有关变通新法的事。

第二天，各省公车熙熙攘攘地来到达智桥松筠庵。谏草堂里聚集了几百名举人，在听梁启超宣读康有为草拟的《上皇帝书》：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由于几夜没有安睡，梁启超的眼里布满血丝。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带着广东口音，用富有感情的声调，继续在琅琅地诵读悲愤激昂的上书：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棟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聚集在谏草堂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心潮澎湃；对“变通新法”中谈到的富国、养民、教民之法，感到既新鲜又言之有理。

上书之中，在“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前提下，建议皇帝允许私人经营铁路、创办工厂、开矿造船，借以“富国”；传播西方农业科学，保护商业，奖励著作发明，借以“养民”；普及文化，创办学堂，改革科举，兴办报纸，借以“教民”。还要求皇帝澄清吏治，改革官制，培养外交人才，派人出洋学习……

读罢《上皇帝书》，梁启超仿照他老师的话说：

“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诸位爱国志士，决不愿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请各位签具大名，呈递都察院。”

各省举人，脸上呈现着不同的表情，有的兴奋激动，有的心平气和，但都题上了自己的名字。先后在《上皇帝书》上题名的，竟有一千多人。

四月初八上午，都察院衙门前面，拥挤着比前几天更多的人群，一个规模更大的请愿行列，摩肩接踵，塞满道路。士人干政，一向成为禁例。现在，大批布衣，竟联名上书；京城之中，竟发生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官员们大为震惊。负责京师警备任务的九门提督，立刻派了大批兵勇，来到这里准备镇压。

天空阴暗，布满灰云。聚集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除了身穿长袍马褂的士人之外，平民百姓也来了不少。他们来到这里，原来是为了看热闹；当他们听说要求拒绝签订《马关条约》，惩办卖国汉奸，立刻有不少人激动地汇集到一起，成为请愿行列的一部分，跟着高喊：

“惩办丧权辱国的大臣，绝不投降倭寇！”

这时，只见几名亲兵吆吆喝喝而来，后面跟着一辆锡顶绿呢中轿。人们知道，那是都察院堂官的轿子，立刻围了上去，挡住他的去路。

“请总宪大人^①出轿！”

“请总宪大人出轿！”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震耳的呼声。

都察院堂官隔着轿帘，只见人头攒动，声势很大，不禁有些心惊肉跳。这几天，各省举人熙熙攘攘地不断到都察院上书，请求拒和，没有想到今天竟出现更大的场面。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下了轿子。这时，九门提督衙门的兵勇，在驱赶围着他的人群，大声吆喝：

“别放肆胡来，还有王法么？”

梁启超睁着两只带着血丝的眼睛，站在一块马台石上，声调激昂地说：

“割让台湾，投降倭寇，王法在哪里？请求拒和，保全国家，是放肆胡来么？洋人谋图瓜分中国，你们愿意做亡国之民么？你们就不怕子孙后代永远成为洋人的奴隶么？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看着我们的国家，落入无底深渊！”

人群之中，顿时响起一片愤激的呼声：

^① 对都察院堂官的口头称呼。

“将丧权辱国、屈膝求和的大臣充军革职！把临阵脱逃、丧师失地的将帅明正典刑！”

阻隔人群的兵勇，听了这些话，也甚是感动。虽然继续在吆吆喝喝，但却语音无力。当他们见到一位将近四十岁、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带着愤激的脸色，睁大两只颇为有神的眼睛，庄严肃穆地走过来，竟不加阻拦地给他让出一条路。

康有为走到都察院堂官的身边，从跟在身后的梁启超手里，接过十八省公车题名的上书，双手捧着，不卑不亢地说：

“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我等将成为亡国之民！为了挽救燃眉之急，各省公车联名上书，务求总宪迅速转呈皇上，拒绝和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国家安危，在此一举！”

都察院堂官刚从军机大臣孙毓汶那里来，听了康有为的话，无动于衷地说：

“皇上已用御玺，和议已定，无可挽回。”

阴沉的天空，下起蒙蒙小雨，变得更为昏暗。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衣冠，顺着两颊，流下水点，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一位台湾籍举人，在放声痛哭，边哭边喊：

“朝廷不要台湾，台湾人成了亡国之民！台湾人决不做降虏，一定誓死反抗！”

处在深宫之内的光绪皇帝，虽然没有看到打破封建王朝禁例的《公车上书》，但这封万言书，却流传各地，相互传诵，激励人心；打开了一些只知道读死书、求取功名利禄的书生的眼界，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

第二章 浏阳英杰

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李鸿章这个卖国贼，辱国误民，狗彘不如！”

湖北巡抚谭继洵的私邸，有一个三十岁的青年，双目圆睁，满腔怒气，狠狠地拍着书案骂道。他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中国惨败于日本，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深深地刺痛他的心：赔款二万万两，比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几倍；刮尽人民脂膏，甚至把妇女戴的首饰统统搜刮了，也付不清这笔大债。谭嗣同去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到过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但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大海之中那个可爱的岛屿，恍惚看到中国的大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可爱的祖国呵，就要被洋人瓜分，中国人快要成为亡国之民了！他眼里饱含着热泪，瘦瘦的脸上浮现着极为愤慨的神情。

烦躁的心情，使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寐。过了四更，他便起床点亮油灯，在屋里踱来踱去；接着，走到书案边，拂纸研墨，提起狼毫笔，把他忧时愤世的心情，倾泻在笔尖上：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他扔下笔，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时，传来阵阵鸡鸣，他发现窗户上已有曙光，便抽出挂在墙头上的一把宝剑，健步走到院里。

淡月疏星，大地沉寂，东方一片鱼肚白，慢慢地透出红光。他脱去外衣，把垂在脑袋后面的辫子盘在头上，伸展了一下手脚，在院里舞起剑来。只见他手足矫捷，劈刺有力，身影憧憧，剑光闪闪。

谭嗣同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却经历了不少坎坷，不同于一般的纨绔子弟：他不喜欢关在屋里读死书，却喜欢四处漫游；他不屑于功名利禄，却热心于观察风土，物色豪杰。他能文能武，精于技击，会骑马，会舞剑。

当他正在舞剑发泄满腔悲愤之情时，家丁李新来到院里，打了个千，告诉他说：

“七少爷，唐老爷来了。”

谭嗣同收住脚步，停止舞剑，说了声：“请！”

“不请自到！”月门外传来宏亮的嗓音，接着走进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伟的青年。

“佛尘兄，来得这么早？”谭嗣同手握宝剑，剑尖向下，拱了拱手招呼说。

来客叫唐才常，字佛尘。他和谭嗣同是同乡，又是同窗好

友，往来甚为密切。

“亡国之音，萦绕耳际，怎能合眼？”唐才常睁着大眼用粗壮的嗓音说，“老兄闻鸡起舞，也是睡不着吧？”

谭嗣同心情沉重地点点头：“我等将要成为亡国之民，怎能睡得着！”

两人并肩走进屋里，谭嗣同将宝剑插进挂在墙头的剑鞘，听到唐才常愤愤地说：

“李鸿章寡廉鲜耻，出卖江山，恨不能吃他的肉！”他见书案上放着谭嗣同写的那首感时诗，立刻拿过来，看了看，接着又大声吟诵，拍案叫好。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复生兄，国亡无日，仅是下泪，有什么用处，如何才能使神州屹立于天地之间呢？”

谭嗣同在屋里踱着大步，奋然作色说：“清廷腐朽，国土日削；朝臣尽谋私利，不顾国家危亡。我等过去彷徨迷惘，将大好时光，浪费于无病呻吟。”说到这里，他停住脚步，睁大两眼，面对唐才常说：“佛尘兄，国患日深，文无所用，必须奋发图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说得对！务求力挽危局，拯救河山！”

谭嗣同走到窗口，推开窗户，阳光射进屋里，只见天空晴朗，太阳从东方发出耀目的光辉。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明朗的天空，忽然回转身走向书案，拿起毛笔，在手心上写了两个字，对唐才常说：

“佛尘兄，弟值而立^①之年，特取一别号，以明救亡之志。”

^① 《论语》：“三十而立”。人们把三十岁便作为“而立之年”。